

鼎氏家言旬刊

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

第一〇七期

家庭集益會記錄
伯父致雲台手諭

上海遼陽路聶宅發行

第三次家庭集益會記錄

丙寅十月初三日在崇德堂宅開第三次家庭集益會與會者：老太太、秀威、雲台率光墜夫婦、五姑太太率諸子女、六太太率三女、七太太率三男、慎餘率諸子女、少萱及十一太太、光均夫婦偕弟妹、曹姑奶奶、來賓曾七太太、共二十九人。

雲台先將慎餘之兩兒所學撰前次集會記錄讀與大眾聽。頗引起興趣。

次正式宣讀前次記錄。讀至秀威言逢九吃素一段。雲台言現各房逢九實行吃素者已居大多數。極為可喜。蓋吃素為對貧苦及被災難之人表同情。亦對各種生物表同情。包括親親仁民愛物之意。仁心之發動。由此而起。則其致祥和吉慶。有可決矣。

次雲台言今日即繼續前次所講而謀施諸實行。茲擬定辦法數條。名曰自治服勞之習練。茲錄如次。

自治服勞之習練

凡事須有一起頭。故須預定一日為實行之始。星期日兒童多從校歸。故可定是日實行。名為自治習練日。

凡事起首甚難。大抵有怯羞之意。故須大家勸勉鼓勵。又須定一章程則行之較易。且須從簡易者做起。

茲擬定數條如下。

一男子須習掃地抹桌檯。一堂屋。二其母親室。三自臥室。桌檯外兼抹玻璃。

一女子須習開飯時擺桌橙碗筷。食畢洗碗筷。如僕婦在桌續食並候其食完後揩抹桌子。如地板狼藉兼須掃地并謝絕僕婢之幫助。

一女子須習自己梳頭結辮。梳熟後平日即完全自梳。

是日飯時不令婢媪在旁招呼。長輩飯歸幼輩。幼輩則自盛兼代來客盛飯。太幼者不能盛飯。則由長兄長姊代盛飯。畢泡茶送茶。亦照此行。此層雖覓在星期日習練。漸宜日日推行。平時泡茶等事。慣使用人者。宜注意改革。

一女子須學做菜蔬點心。亦可於是日習練。如無暇則可於平日習之。

一女子須習洗濯自己衣服。早間洗好。自行晒晾。夜間已乾。即用熨斗運平折疊。

一為父母者。是日宜督率子弟早起。照此單實行。並以文正公訓子弟之言。如教子姪勿喚使僕婢及須學拾糞鋤草掃地抹桌。女子須學燒茶。

一女子須學做菜蔬點心。亦可於是日習練。如無暇則可於平日習之。

等語。常爲子女講說須明白孔子所言愛之能勿勞乎。忠焉能勿誨乎之意。勞即做此等事。勿溺愛。謂愛之而不誨之。如子女愚鈍。不瞭解此等事。勿聽任之也。並於其服勞時。在旁指導。教以合宜方法。又於家庭聚會時。報告其成績。以資策勵。

因將各條講述一遍。並言內中課女子之事較多。未知可施行無礙否。請各位發表意思。

老太太言各條尙無繁重難行者。當可實行也。

六太太七太太均言所擬辦法甚善。願照施行。

老太太言近日勞工運動甚激烈。賴人服役。日後甚難。當預爲之備。凡事須能自助。無待於人。庶將來不感困難也。

勞威言。予數年來。皆自己盛飯。今已實行自己掃地矣。又言前清吳蕙吟侍郎兼充總理衙門大臣。性節儉。灑掃之事。均自爲之。時人戲呼之爲掃地侍郎云。

雲台言聖賢之道。不在高遠處。只在極庸常處。孝友親仁。洒掃應對。何等庸常淺近。止此即是聖賢工夫。所以孔門所教。在此。文正公所教亦在此。聖賢均欲教人爲聖賢。而所教不過如此。我輩從可知所致力矣。

老太太詢問勞威爲少童講書事。勞威言已於昨日起講。每日四時至五時。星期日亦可講。

餘無討論。雲台即領會衆及諸兒童。共唱遊子吟。哀王孫兩詩畢。食功德林之素包子。盡歡而散。

第四次家庭集益會記錄

十月初十日第四次家庭集益會與會者。老太太。雲台。

七太太率兩孩。十一太太。光墀及慎餘之子女三人。五姑太太子女四人。共二十三人。本日適慎餘三十整生有客。各房多有至其寓作賀陪客致未克到會者。

雲台先讀光墀學作開會記錄文甚清通。次讀正式記錄。雲台言今日係實行自治習勞之第一日。各人應出示成績。

予之成績。即老太太房間之玻璃窗是也。即將窗打開。以見內外兩面皆潔淨。衆頗嘉悅。又言添飯泡茶亦由光墀婦實行。因詢在座各幼輩有無實行。各孩童皆言已實行掃地。抹桌。揩玻璃。盛飯等事。大眾均極高興。

雲台言今日開會較遲。致所預備之講題不能多講。今當略講清聖祖即康熙皇帝庭訓格言中關於勤儉者數條。足見聖祖不但是好君。實真是聖賢。其仁德直上追三代。三代以下。漢文帝。唐太宗。外能比之者甚鮮。因述數條如下。

訓曰。世人皆好逸而惡勞。朕謂人恒勞而知逸。若安於逸。不惟不知逸。而遇勞即不能堪矣。易曰。天行健。君子以自強不息。蓋聖人以勞爲福。以逸爲禍也。

訓曰。嘗謂四肢之於安佚也。性也。天下甯有不好佚樂者。君子則勤修不敢惰。制欲不敢縱。節樂不敢極。惜福不敢侈。守分不敢僭。是以身安而澤長也。書曰。君子所其無逸。詩曰。好樂無荒。良士畀畀。至哉斯言乎。

訓曰。朕八歲登極。即知黽勉學問。至十七八更篤於學。逐日未理事。前五更即起。讀誦日暮。理事稍暇。復講論琢磨。竟至過勞。痰中帶血。亦未少輟。

訓曰。朕自幼讀書。間有一字未明。必加尋繹。務至明愜於心。

疏忽故朕於一應本章。見有錯字必行改正。翻譯不堪者亦改削之。當用兵時一日三四百本章朕悉親覽。無遺今一日中僅四五十本而已。覽之何難。一切事務總不可有懈慢之心也。

以上數條均其訓勤者。

訓曰朕為天下君。何求而不得。今朕之衣服有多年者。竝無纖毫之玷。裏衣亦不至少污。若常人能如此愛惜。則凡衣服不可以長久服之乎。

訓曰老子曰知足者富。又曰知足不辱。知止不殆。奈何世人千金之裘。萬錢之食。猶以為不足。耶。朕貴為天子。而衣服不過適體。富有四海。而每日常膳。除賞賜外。所用肴饌。從不兼味。此非朕勉強為之。實由天性自然。汝等見朕如此。儉德其共勉之。

訓曰我朝外廷軍國之需。與明代略相彷彿。至於宮中服用。則一年之用。尚不及當日一月之多。蓋深念民力維艱。國儲至重。祖宗相傳家法。勤儉敦樸。為風。古人有言。以一人治天下。不以天下奉一人。以此為訓。不敢過也。

訓曰世之財物。天地所生。以養人者。有限。人若節用。自可有餘。奢用則頃刻盡耳。何處得增益耶。朕為帝王。何等物不可用。然而朕之衣食。毫無過費。所以然者。特為天地所生有限之財。而惜之也。

訓曰朕所居殿。現鋪氈片等物。殆及三。四十年。而未更換者。有之。朕生性廉潔。不欲奢於用度也。以上為訓儉者。

皇帝所記述成書者。觀其勤與儉之躬踐。實行吾輩乃不能幾及萬一。其他嘉言懿行甚多。茲惟述其關於教勤儉者。又言郭涵齋先生編有庭訓格言類編。現已託其代印百部。一俟寄到。即每人發一部。

雲台言凡克己愛人。出於真誠者。謂之厚德。如是之人。其遺澤最長。因述先七世祖樂山公。刻苦勤勞。專以濟人為事。而子孫甲科鼎盛。至吾輩第七世。猶食其報。觀於聖祖之厚德。而知其國祚之所由昌明長久。遠邁前代。良非偶然。而古人所謂厚德載福。積善餘慶之言。益可徵信矣。願各人將庭訓格言。勤加翻閱。互相勸勉。當獲益不小云。

旋由雲台講韓文公之符讀書城南。及王建之雉將雛兩詩。已時問已過。即散會。

符讀書城南

韓愈

木之就規矩。在梓匠輪輿。人之能為人。由腹有詩書。詩書勸乃有不勤。腹空虛。欲知學之力。賢愚同一初。由其不能學。所入遂異。閭兩家各生子。孩提巧相如。少長聚嬉戲。不殊同隊。魚年至十二三。頭角稍相疎。二十漸乖張。清溝映汙渠。三十骨骼成。乃一龍一豬。飛黃騰達去。不能顧蟾蜍。一為馬前卒。鞭背生蟲蛆。一為公與相。潭潭府中居。問之何因爾。學與不學歟。金壁雖重寶。廢用難貯儲。學問藏之身。身在則有餘。君子與小人。不繫父母且。不見公與相。起身自犁鋤。不見三公後。寒飢出無驢。文章豈不貴。經訓乃舊畬。潢潦無根源。朝滿已夕除。人不通古今。馬牛而襟裾。行身陷不義。况望多名譽。

時秋積雨霽。新涼入郊墟。燈火稍可親。簡編可卷舒。豈不且夕念。爲爾惜居諸。恩義有相奪。作詩勸躊躇。

雉將雛

王建

雉呀啞。雛出殼。毛斑斑。喙啄啄。學飛未得一尺高。還逐母行旋母脚。麥隴淺淺難蔽身。遠去懸雛低怕人。時時土中鼓兩翅。引雛食蟲不相離。

伯父致雲台手諭

雲台賢姪如晤。前昔姪詢及亦峯公判決粵之新甯余李械鬪一案。現擬具粗稿。遲日便寄。茲商者日前

五姑六十壽辰。戒不稱觴。衡湘族戚紛來祝嘏。惟具素麪款之對衆宣言曰。母難之日。何敢張筵稱慶。計予數十年苦心經營。得茲佛殿告成。以此功德。報答親恩。私衷差慰耳。戚族聞之。皆爲讚歎。愚念汝姑孝友性成。守貞不字。智慧才德。超越尋常。當時汝祖母僅給以租穀五百石。汝姑刻苦積蓄二十餘年。增置田租。近五百碩。卽以其收入盡用於公益慈善。辛亥年售出田租二百餘石。贍族戚之貧乏者。又購置二里牌田地。建造息知園唵佛林。今歲復售出田租一莊。建造大佛殿。用洋至七千元有奇。又將該處田租壹百四十餘石。捐爲該寺香火。及供養歲修之資。其對於汝二姑母及大姑

心之苦。願力之宏。見解之高。性情之厚。誠社會所不多見者。吾輩應有所表揚。以示崇敬而垂紀念。曩歲曾奉徐大總統褒揚。賜至性過人匾額。查褒揚條例。有任其建坊之語。吾伯姪自應按照條例爲建牌坊。以資觀感。立齋之母青年守節。至九十六壽。五姑曾獨力捐資爲之建坊於衡山。以五姑之貞孝而無專坊。則吾伯姪之責有未盡也。愚擬爲建坊於省垣。或建於衡山。與蓉峯公之重上蓬萊坊。及立齋之母蕭太安人節孝坊鼎立。以勵末俗而詔方來。請卽陳商堂上。函覆爲幸。

伯元老人手字

其杰謹按。家五姑至性敦篤。才識過人。早年卽立志奉母終身。守貞不字。事祖母病。割股和藥。禱以身代。病克痊愈。中年長齋奉佛。晚益精進不懈。先祖母治家嚴謹。姑則濟之以寬。家人行或蕩檢。姑則持之以正。自奉刻苦。而慨於施與。族戚鄉里。莫不感其慈惠而憚其嚴明。所謂孝友睦姻。任卹六德。咸備具焉。茲值六旬整慶。伯父發起。爲之建坊。使世俗有所觀感。所謂聞伯夷之風。頑夫廉。懦夫有立志者。非惟表彰吾姑之性行已也。其杰